

陈寅恪自己 and 至亲三代怎么读“恪”

○沈亚明

2019年6月11日，吴学昭女士给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贺美英老师发来邮件，推荐《文汇报》刊登的陈寅恪先生姓名读音考证一文，现将来信和《文汇报》刊登的文章照登如下，以飨校友读者。

美英老师，您好！

上海《文汇报·文汇学人》近顷刊出《陈寅恪和自己至亲三代怎么读“恪”》一文，多方证实陈寅恪之“恪”字，应读为que音。只因近代辞书之疏漏，一般学人之孤陋寡闻，拘囿于现代辞书，坚持谬见，一向误读陈寅恪（应读为Chen yin que）为Chen yin ke，使陈寅恪先生之家人、至亲、世交、好友及其后代，听来十分刺耳，极为痛心。报刊此前亦有关于陈寅恪之“恪”字应读“ke”、抑应读“que”音之争论，清华校史室黄延复君即曾作文刊出坚持读“ke”之说。

今沈亚明女士（陈寅恪先生昔年在香港之友沈仲章先生之女）得到陈寅恪先生家人至亲友好及其后代支持，潜心研究，多方求证，历时数载，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——陈寅恪先生和自己至亲三代，均读其“恪”字音为“que”，而非“ke”。

陈先生之家人、至亲、世交、好友及其后代咸认可此文，并感欣慰。

陈先生在清华任教多年，至为人尊敬。建议在《清华校友通讯》或其他刊物上转载或摘刊沈亚明女士此文，以助改正

误读，恢复陈先生姓名原来之正确读音。是否有当？如嫌原文过长，作者同意减缩。祈示。

敬祝阖家幸福安康！

吴学昭

父亲沈仲章与陈寅恪先生长为友。1927年，两人都去钢和泰家求教梵文。1928年，寅恪先生到北京大学授课两学期，沈仲章从头到尾一课不缺。抗战前期，父亲为居延汉简的转移保护事项在香港近四年，与寅恪先生全家都不见外。据学者估测，寅恪先生在香港沦陷之初函寄“沈锡馨”呼救，赴欧美治眼无效返国之始信托“仲章兄”办事，可为研究陈寅恪生平填空。

儿时，我爱看父亲对镜刮脸——神刀披靡之处，白沫速退，肤色立显——扎人



陈宝箴领诸孙与曾孙合影于江西南昌，1899年。左起：陈方恪、陈寅恪、陈覃恪、陈宝箴、陈封可（陈衡恪子）、陈衡恪、陈隆恪

□ 荷花池

的胡子消失了。父亲向我展示剃须刀，总带上一句：“陈寅恪送的。”由是我在认字前，早已听熟了“陈寅恪”。稍长，我爱听父亲忆诉故人旧事。自然，父亲常提陈寅恪。

父亲沈仲章口中说的“恪”音，跟“确实”的“确”一模一样。

谁亲闻陈寅恪本人读“恪”为“kè”？

约五年前，我想写写沈仲章眼里的陈寅恪，比如父亲目击寅恪先生对着无人教室宣讲之奇观。拼音输入q-u-e，不见有“恪”；连击k-e-s-h-ou，迂回获得“恪（守）”。

一问才知，对怎么读陈寅恪的“恪”，国内学界曾轮番激战。结局是判què误读，定kè正统。（按：凡带声调符号，为现行汉语拼音）

友人唬我，各类文章不下数十篇，改写转载上百。我果真被吓着，恐迷途于百家纷纭，央人择要概述。

获悉第一条：“没人亲闻陈寅恪自己念què。”我即反弹：“我父亲应听过。”对方料我会以父亲为盾，继以胡适等为倚，横矛截我后路：人家追究错念què音始作俑者，连精通多种外语和汉语方言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也难逃干系。“令尊‘小赵元任’什么时候认识陈寅恪的？”

正中要害——若论结识陈寅恪的时间，估计赵元任在先，沈仲章在后。赵被质疑，我岂敢固执“父”言？又因重复打字k-e，我渐渐趋于默念“寅kè先生”。

然疑团未解，为了回溯更早，我向“朱家姆妈”唐子仁求教。她父亲唐钺与陈寅恪的友谊始于中学。陈唐两家曾为邻居，孩子们常旁听大人们谈话。唐子仁成

年后曾在音乐专科学校教声乐，对“音”的辨析力和记忆力都特别强。朱家姆妈证实，她父亲称呼或说到陈寅恪时，末字为“确”音。不仅唐家陈家，“大家都说‘确’！”（按：凡标同音字“确”，兼容国语和方言。唐子仁童年在北平，能说一口标准国语，但与我交谈多用沪语）

我向人传播所知，却接劝导：过去有学问的人都不对，陈寅恪末字读kè乃官方重新“审”定，时下再读què，定会被笑“读错了”，我差点儿被“官方”镇住，偏偏民间又传来活灵活现的“据说”：陈寅恪曾被问，别人都错读为què，你为什么纠正？“陈寅恪笑着反问：‘有必要吗？’”

我好奇：到底是谁，亲闻陈寅恪自己读kè？又到底是谁，亲闻并亲见陈寅恪“笑着反问”呢？我琢磨：什么样的人才较有可能，直接跟陈寅恪本人“笑着”议论“别人”都读错了呢？听起来，像是比陈寅恪中学好友更熟的“自己人”？

不妨问问陈家自家人。为此，我去请教陈寅恪的二女儿小彭。

陈小彭语音留言作答：“从来没有人读kè！”（按：陈氏女儿与我交流均用国语）

记录所闻语调，感叹号用三个也不为过。若要记录我的即时反应，用“?! ”蛮恰当。

我惊诧的，并不是陈氏家族居然都“读错了”，而是想不通——既然有那么多人写文争议陈寅恪的名字怎么读，甚至说陈自己读kè，为什么几十年来，竟然没有人去问问陈家三女：寅恪先生自己怎么读？给他起名字的上代怎么读？与他最亲近的同辈怎么读？他的直系后嗣又怎么读？

我起念写文，草拟了一份设想大纲，

邀请一位语言学家合作。由他梳理前议，追溯审音政策。我尝试“三代回溯”，归纳家族读“恪”小史。

我曾设计田野调查问卷，然远在海外，进展难如意。日前，与陈氏三女流求、小彭和美延商量，先公布实证——寅恪先生本人和嫡亲怎么读“恪”。

陈氏亲属几代相传的“恪”是什么音？

义宁陈氏书香代继，学者辈出。右铭公陈宝箴亲定承嗣取名排行，子辈含“三”，孙辈有“恪”。宝箴生二子：三立居长，三畏于次。孙男共六“恪”：衡、隆、寅、方、登为三立之子；三畏之子覃恪因父早逝，亦由伯父照顾。

陈宝箴1900年离世，长孙衡恪1876年出生，幼孙登恪1897年落地。诸孙之名，祖父即便不曾亲自呼唤，多少也有耳闻？陈三立对老父言子侄，总不至于让右铭翁误以为别家小辈？六“恪”如何说本人及兄弟之名，按理，当承自父辈与祖辈。

陈宝箴归仙将近120年，亲闻他亲口呼“恪”者亦皆升天。回溯“三代”以“恪”字辈为中代，上及寅恪之父，下至寅恪三女。散原老人病逝于1937年，逝前居北平多年。陈小彭说：“周末及寒暑假都和祖父在姚家胡同度过，他给我和流求姐赠墨宝等……美延的名字也是他起的。至1937年日本侵华，那时我已六岁。”

我问陈小彭：陈家几代尤其她祖父怎么读“恪”？小彭答言明确：她的祖父、父母、姐妹和亲戚，三代人皆读“恪”为què。我又问：陈家数度易地，父母与她们姐妹在家日常用语如何？小彭答：都用国语。

寅恪先生长女流求和幼女美延所言皆与小彭互补互证。为助我写文，小彭和流



五“恪”合影于长沙，1898年。左起：陈隆恪、陈覃恪、陈衡恪、陈寅恪、陈方恪

求分别郑重其事地录音留言为据，美延也转来她答别人问的电邮。

先引陈小彭：“我是陈小彭，是陈寅què的女儿。我们小时候一直在（那个时候在）北平，和抗战期间在全国逃难的时候，从来都是听见我们的亲戚，特别是叔叔、伯伯、婶婶们，还有祖父，从来都是叫我们的父亲作‘寅què’。所以我们认为，父亲的名字就是‘寅què’，而没有听过其他的声音。”

整段话内“寅què”出现三次，每个què都加重——确切无疑。

再选摘陈美延书面答言：“‘恪’字是父亲兄弟的排行字，如陈衡恪（师曾）、陈隆恪、陈方恪、陈登恪，大家庭中皆读某què。所以我们父母及孩子小家庭里读què，不读kè。……他本人外文姓名用Tschen, Yin Koh等，但说中文时自称陈寅què。”美延补充，寅恪先生在牛津的电报地址用“Chen Yinchieh”。

切切不可忽略陈寅恪夫人唐筭，下录陈流求语音留言。

“得知你愿意和我们谈谈有关父亲名字的读音问题。我的母亲唐筭，虽然出生在广西，但是在四五岁，她就被带到天津。她在天津女师附小念书，直到师范毕

□ 荷花池

业。毕业后，又在天津女师附小，教过初中的课程，就是当了小学的教师。母亲生了我以后，我也像绝大多数小孩一样，把母亲的语言，当作我第一任的语言老师。母亲把父亲的名字，总是念成‘寅—què—’。并且，母亲也教过我，对家里叔叔伯伯的名字读音。像衡què、隆què、方què，等等。母亲的语音，至今我们是不会忘的。”

留言内口齿特别清楚，父亲叔伯四“恪”皆读què，还特意放慢加重‘寅què’二字。

陈流求念慈情切，令我感动，是以驱笔陈情——人名乃个人之名，每个人皆有亲有情。寅恪先生三个女儿都年过八十，流求今岁九十。她们多次言及，记事以来就知道自己父亲叫“陈寅què”，如今听到被念成“陈寅kè”，很难接受。

据陈小彭，“恪”字辈尚有五位子女在世，对“恪”字读音意见一致。义宁陈氏堂表枝茂，姻亲网织，数代承继，往来相聚，一向都语“恪”为“确”音。



陈三立（散原老人）寿庆，与家人合影于南京头条巷俞宅竹园，1916年。前排左起：俞明诗、陈散原；后排左起：陈方恪、陈新午、黄国巽、陈封怀、陈衡恪、陈封可、陈隆恪、陈登恪、陈寅恪、陈安醴、龙姑娘

陈小彭追加语音留言，不仅仅是她们一个小家庭，“还有我们的叔叔伯伯们陈衡què、陈隆què、陈方què和陈登què，都是用这样的语音来叫他们的名字。”一连串姓名内末字都是què——明白无误。

外文拼写“K”就是汉语读“K”音吗？

去年年底，陈小彭所在地凌晨四点到。她发微信给我：“忽然想起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我认为非常重要。因为夜里胸骨肋骨有些不舒服，睡不好觉，就想起来了。以前我们家里的箱子上，是爹爹从国外带回来的箱子上，用油漆写的名字，仿佛记得‘恪’字是用K起头的。”小彭还说，她曾见旁证——别人发表了一张陈寅恪“在欧洲的相片上的签名，‘恪’字是用K起头。”

陈小彭重申，她父亲“按照我祖父的念法，所以全家都是念这个‘恪’字为què，也是没有错的”。但是，“有这个事情，我昨晚睡不着。就想了，更睡不着。

这个事情一定要跟你说，这些情况也许很重要。现在可以打电话给你吗？”

陈氏三女与我远隔重洋有时差，长途通话一般预约。那阵子小彭身体欠佳需静养，没想到这个“恪”字读音问题，竟搅得她难以安心休息。我暗自愤愤然：为什么审定陈寅恪的“恪”读kè之前，没有人去征求陈家意见呢？

我告诉小彭，外文拼写用K不一定表示汉语读K音。当时，为让小彭先放下心去

睡个回笼觉，我只以她本人外文名拼法为例，简单解释了书写字母与实际发音的关系。后来，我又针对“q”“j”“k”“g”，向陈氏女儿和关心者做了些补充，综述如下。

借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，历史已久，法则不一。现行汉语拼音方案标示为j或q的声母，发音部位比较特殊，不少外语缺乏同样辅音。其他语种音译含j或q的中文专名，常以拉丁字母g或k代之。反之，用汉字音译外文也相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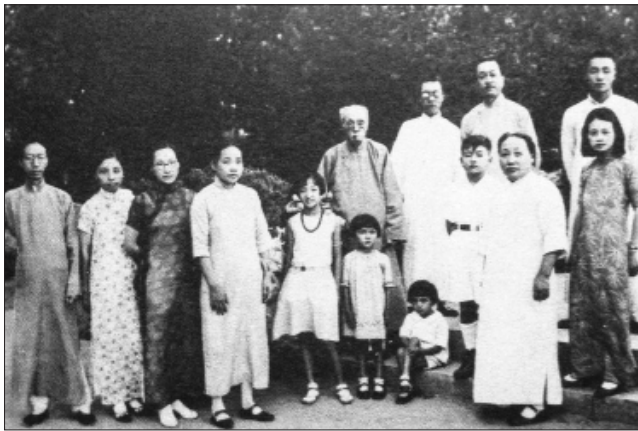
K-J 互换

汉译英文常见姓King，惯例对以中文常见姓“金”。比如，Martin Luther King为马丁·路德·金。早年金姓人士在海外，很多（并非都是）会取King为姓。汉语拼音通行后，虽然中国护照“金”姓为Jin，我仍见人到国外后改用King。

随手再抓二例：Kissinger汉译基辛格；蒋介石外文名Chiang Kai-shek——据闻，还真有人“读”外文，译成中文“常凯申”。[按：这个笑话多见转引。承日本熊本大学语言学教授石汝杰告知，错译根据俄文ЧанКайши（音近“枪盖石”）]

G-Q 交错

鲁迅《阿Q正传》序言释名曰：“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人都叫他阿Quei，死了以后，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，……我曾仔细想：阿Quei，阿桂还是阿贵呢？倘使他号月亭，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，那一定是阿桂了；……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，那一定是阿贵了；……其余



家人陪同散原老人游北平中山公园，1935年。前排左起：陈寅恪、唐筼、张梦庄、喻徽、陈小从、陈流求、陈小彭、陈封犹、黄国巽、贺黔云；后排左起：陈三立（散原老人）、陈登恪、陈隆恪、陈封雄

音Quei的偏僻字样，更加凑不上了。……但据结论说，是因为陈独秀办了《新青年》提倡洋字，所以国粹沦亡，无可查考了。……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，略作阿Q。……”

国语“贵”“桂”同音，若用现在的汉语拼音，声母为G。鲁迅早年用Q。是否方言问题？我请母语为绍兴方言者读“桂”和“贵”。鲁迅提示“贵”为“富贵”且“贵”“桂”同音，据此，绍兴话声母接近国语G。（按：因鲁迅说得明白，此处不议绍兴话“贵”在不同语境的另一读）

皆知鲁迅留学东洋日本，是否他不熟“《新青年》提倡”的（西）洋（文）字？

否。鲁迅说“照英国流行的拼法”是有依据的。仅举国际畅销的燕麦品牌Quaker为例，表音汉译“桂格”。两个汉字若标以汉语拼音，声母都是G。也就是说在同一专名内，拼音符号G既对应Q也对应K。其实，英文Quaker内的Q和k乃同

□ 荷花池

一辅音。

Q-K 替代

由是，从Q-G连到Q-K。起于q的英文词如quick（快）和queen（女王），词首辅音q与汉语拼音代表的q音相去甚远，检索手边数本英英和英汉词典，对q的标音符号皆等同于以k起头的词——虽然拼写字母不同，q与k实际上是同一辅音。

我取《可兰经》（《古兰经》）英文书名为例，做了个小实验，考察眼“读”字母会否影响口“读”语音。我先请英语为母语者念Koran和Quran，未辨差异。询问被调查者对Q与K以及Qu-与Ko-的语感，答曰发音完全一样。为排除人“读”受脑“读”影响（即知道是同一书），我又用有声朗读工具复测，结果相同。

再举数例英文q汉译，择自1979年版《新英汉词典》：化学药用词如quinat（奎尼酸）、quinoline（喹啉）和quinone（醌）等，音译首字若标汉语拼音，声母都是K。

为解小彭见K之忧，仅议起首辅音。因她不详箱子上的K后是什么字母，我们不猜也不议整个音节——我与陈氏三女相约，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，分享直接知识，不被外间“据说”牵着跑。

借此机会请读者谅解，以上讨论原为小圈交流，用词宽松。而且我有意回避专设音标和术语，随习俗采用同套拉丁字母标识不同语种，拼写汉语亦循各时期惯例。其实上述三对中，若列语音区别特征，汉语声母Q-K区别最小；而若注国际音标，英文Q-K同音显见。对了解语言学的人来说，道理都不新鲜，但现实中易产生混淆，我不过提醒一下。

上文言及，我曾央人择述“恪”音争

议要点。紧接第一条“没人亲闻陈寅恪自己念què”，第二条是“陈寅恪自己读kè”。怎么论证“自己读”？论据就是陈寅恪外文名拼法之一含“Koh”。友人传示大标题，“只读这个音”。

对“Koh”有几种猜测性解释，如考虑在外语环境的使用方便，相类实例俯拾皆是。但既已申明不猜，容不扯开举证，盖以简言之，外文拼写不代表汉语读音。打个宽松比方，蒋介石外文名Chiang Kaishek或ЧанКайши，不能证明他自称“常凯申”。

陈寅恪先生写外文名用K这个字母，不能证明他用汉语读自己名内“恪”这个字，发的是Kè这个音。我实在想不通——若真想知道陈寅恪自己“读”什么音，为什么不请教听他本人说了几十年的人？又何苦步郑人买履之后尘，奉千里迢迢无声外文纸片为准绳？

盖棺“改名”还是“入土”为安？

2018年春，陈家大屋重修。陈小彭告诉我：“有一块展板，专提‘恪’字的读音，陈家人都有意见，所以提出讨论。”我请小彭烦劳当地亲戚，传来展板内容。（大致模样见下页图）

正音展板挂到陈家祖宅那年，为辈分定名的陈宝箴作古118年，生前呼唤孙儿们24年；起名的陈三立作古81年，生前呼子唤侄61年；陈寅恪作古49年，另五“恪”作古皆逾40年，生前自呼与被唤“确”整整一辈子。盖棺这么多年遭“改名”，家祭若闻敬“客”翁，谁能确定谁“被招呼了”？

我应见过被展板奉为一锤定音的徐世荣，便托人寻找。打算恳求徐先生积个功

【“恪”字读音】Kè

“三恪封虞后”是陈宝箴参与编纂的清同治版义宁怀远《陈氏宗谱》行辈用字(修水民间称之为“派号”)。典出我国古代一项礼制,周武王得天下之后,封舜帝之后裔满于河南东部、安徽西部一带,建立陈国,国号“陈”,以示尊礼。其子孙遂以国为姓。明焦竑《焦氏笔乘·古字有通用假借》条:“以各三恪,恪当读如客,恪、客古通用”。清吴大澂《憲齋》《古籀汇编》卷十据周朝的宪鼎考证:“憲(恪)”为“客”字的异文,三恪即三客,即以客礼相待夏、商、周三代子孙之意。

1985年12月,国家语委、国家教委、广电部联合公布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,正式确定“恪”字“统读”为kè。《辞海》《新华字典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的“恪”均读作“kè”。语言学家徐世荣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》(语文出版社,1997)解释“统读”即“此字不论用于任何词语中只读一音”,并特别举例“人名如近代学者陈寅恪”。

德,亲手解下“统读”之铃,让陈氏祖上“入土”为安。但即被劝别找了,算徐世荣生年,怕是百年之后了。我先思忖,若发文商榷,另一方是无法回应的,只好不了了之?后又一想,“徐”“世”“荣”三音皆历古今演变,各存区域差异,谁能确保永不更改?尤其“荣”字曾引争议,仅看音系发展声母类“雍”,现行声母r是北京口语。揣测徐先生百年之后,对“荣”对“恪”所虑更远,会希望有人替他补个功德。

上文“改名”“入土”“被招呼了”带引号,因为都是听来的。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,语言学家倪海曙来开讲座。曾负责审音的倪先生坦言,专业人员对“正”“异”并无把握。工作组双管齐下,既查经典也查实况。倪先生“泄露”了不少内幕,比如“蝴蝶”的“蝶”字,最初遍问老北京,声母t与d几乎对半。“现在呀”,倪先生说:“很少有人记得‘hútier’了。”这么一说,我牢牢记住

了“-tier”,轻声儿化。

据倪先生,最不好办的正是地名和人名。拾取尚存印象,试试学说一段人名审音“冲突”。他们先从书本到书本,费力定下“正确”读音。天知道,惹恼了本人和家属,招来斥责:“你们有什么权力替我改名?”“街上有人叫,我都不知道被招呼了。”“我爷爷起的名儿,爸爸教我这么念,爷爷和爸爸都入土了,要不劳您驾,跟他俩商量去?”倪先生坐在讲台边椅子上,双手作捧纸示人状,开言道:

“您、您说怎么念,我们怎么记。”从此内定政策,人名读音以本人家人为准。

“得!”切忌冒犯老祖宗。

我报考语言学,是因为语言既属自然现象也属社会现象,语言学既需解析语言演变的自然规律,也要阐述在一定社会范围的使用规律……(按:对概论已生疏,略叙大意)人名(非谥号)的使用范围,一般来说,首先是与本人直接交往之人,由家庭逐步扩大。

念“陈寅què”的社会范围多大?论直接交往,陈家都这么念,应说寅恪先生的同代相知也都这么念。省去罗列历来记录,择取几条最近核证:据唐子仁,陈寅恪中学好友唐钺这么念;据陈美延,在海外“胡适推荐信Ying Ch'ih Chen”;据我亲闻,与陈寅恪同在1926年到北京的沈仲章这么念;在陈寅恪晚年,他的助理黄萱也这么念,黄萱女儿向美延证实了这一点。遍问世交,凡本人或父母跟陈寅恪说过话的,异口同声念què——至少,在陈寅恪与人交往的时段范围内,这是大家遵守的使用规则。

“恪读què”的范围大于陈家人名。陈美延传来1988年印行的《辞海》第869

□ 荷花池

页：“恪（kè课，旧读què却）”（1980年版）。据她记忆，早年“不是陈家怎么读，而是当时众人说国语都读què，成志小学（清华附小）等也是这样的。”并增补说：“我解放前在清华附属子弟学校读书时，父亲同事都读què，小学老师也教读què，如恪（què）守。解放后，父亲老友及弟子称呼他仍照旧读què，未读kè。”还有，“邵循恪也读què。”

稍查资料，美延所语纪实。50多年前有人撰文，北京曾通行读“恪”为què。我相信，审音人员当已对“旧读”之起因、波及和时长等详作考证，才决定扬kè而抑què。本文前部交代分工，已刊论述归吾友梳理。我承担“三代回溯”，亦可为治史一法。依常识，历史乃过去已发生之事。是以记录：陈美延见证，曾发生“恪读què”这件事，时段约在（但不限于）上世纪40年代后期，地点之一在（但不限于）北平的成志小学。

为继续验证美延所忆，又查到该时段面世的《国语辞典》，“恪”有两读：一为ㄎㄜˋ（keh），二为ㄑㄩㄝˋ（chiueh）。（按：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，汪怡主编，赵元任校订，初版1947年，商务印书馆；承石汝杰见示1969年第七版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）这本《国语辞典》在学术上有其意义——中国语言学开始注重接轨现代科学方法论，辞书尝试记录口语实际情况。我又检索台湾《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》最新网络版，第二读为“又音”。（按：原著者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，企划执行国家教育研究院；2015年版权。顺便一提，抗战后沈仲章曾任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）

再者，2010年第六版《辞海》缩印

本，仍列“恪（kè，旧读què）”（按：承石汝杰见示）。

叹息我于史学门外，也不专攻历时语言学。不知人名使用算不算发生的“事”？对命名原定怎么读，家属亲戚怎么读，友好同人怎么读，……史学和语言学之任是记录研究实况，还是改正、统一、……？乃至连盖了棺的先辈，也得“统”统改“读”？自此青史留名陈寅kè，后世莫谈陈寅què？

不扯后世，关键是眼下面对实证，如何处理？

试为陈氏先贤陈宝箴、三立、三畏、衡恪、覃恪、隆恪、寅恪、方恪和登恪，五位健在哲嗣、天上亲属和世间后代请个愿：能否在历时性词典内，保留旧读què？能否在别种词典内，收容异读què？或视情依名人特例，加注“如近代学者陈寅恪的传统读音”等语？

词典大计，不宜多置喙，建议仅供参考。而我随文略抒随感，稍涉语言学史学边缘，亦皆限浅议而免深究，意为后继探讨，略效铺垫之劳。

转向陈氏三女有绝对发言权的小范围——陈寅恪哲嗣对“恪”字读音的看法。

其一，陈寅恪本人和至亲三代都读“恪”为què，是既成事实，不争的事实。

其二，亲人之名被念成不同于父母家人所说之音，难以接受。

其三，人名乃个人之名，名从主人。

其四，无意卷入争议，但永志不忘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

（转摘自《文汇报》，2019年5月31日）

注：本文配图皆征得同意引自陈流求、陈小彭和陈美延《也同欢乐也同愁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0年。